

从 乔 伊 斯

到 马 尔 克 斯

走 进 三 十 一 位

现 代 文 学 大 师 的 世 界

育 邦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从乔伊斯到

马尔克斯



走进三十一位

现代文学大师

的世界



育邦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 / 育邦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94-0704-7

I. ①从… II. ①育… III. ①作家—列传—世界—现代 IV. ①K8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3967 号

书 名	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
著 者	育 邦
责 任 编 辑	李 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704-7
定 价	4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001 “该死的荷马,该死的尤利西斯,该死的布鲁姆”
——乔伊斯与《尤利西斯》
- 011 如何瞬间消灭耗子民族?
——关于 K 先生的札记
- 023 《追忆似水年华》:叩开人类的幸福之门
- 035 博尔赫斯,他的小说乌托邦
- 047 《不安之书》:捕捉人类灵魂中的暗物质
- 057 B612 号小行星,你在哪里?
——关于《小王子》
- 067 《骑兵军》:直指人心的恢宏画卷
- 079 在整个这一群多似蚂蚁的作家中,人们等待着
让狼过去,让狼群过去
——胡安·鲁尔福与《佩德罗·巴拉莫》

- 087 卡尔维诺：不知疲倦的魔术师
- 097 《喧哗与骚动》：密西西比下的蛋
- 107 《洛丽塔》：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 117 《没有个性的人》：精神写作的最高综合
- 127 《局外人》：二十世纪人类精神状况的速写
- 135 《去年在马里安巴》：未来小说的一条道路
- 145 《雪国》：美的存在与发现
- 155 《大师与玛格丽特》：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 167 《鲜花圣母》：二十世纪的一朵“恶之花”
- 177 《鳄鱼街》：幻想魔术师的神奇礼物
- 189 当我们在等待戈多时，我们在等待什么？
- 199 里尔克：一个伟大的引导者
- 209 《死亡赋格》：战后欧洲的“格尔尼卡”
- 219 《荒原》：一个时代的幻灭
- 231 《伪币制造者》：关于小说的小说

- 241 《铁皮鼓》：敲醒那些真相健忘者
- 251 《麦田里的守望者》：无能的反抗
- 261 《情人》：不可模仿的文学传奇
- 271 《解体概要》：文学与哲学的双重书写
- 279 《修道院纪事》：人类自由意志的颂歌
- 289 《玫瑰的名字》：迷宫的魅惑
- 299 《裸者与死者》：一部美国小说
- 309 他的别名，埃斯特温
——纪念马尔克斯

“该死的荷马，该死的尤利西斯，该死的布鲁姆”

——乔伊斯与《尤利西斯》



詹姆斯·乔伊斯

在 110 多年前的 1904 年 6 月 16 日，在爱尔兰的首府都柏林，二十三岁的文学青年詹姆斯·乔伊斯与二十岁的酒店服务员诺拉约会散步。他们谈论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天已经被人类文字如此生动而深入地镌刻进文学作品中。现在，这一天已经成为一个盛大的节日，叫布鲁姆日，它是根据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来命名的。

“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巴黎，1914—1921。”这是《尤利西斯》的最后一句话，跟小说情节无关，只是说明这部作品从什么时候、在哪些城市开始、继续与完成的。距第一次约会四个月，乔伊斯和诺拉（即后来的乔伊斯夫人）离开了爱尔兰：他们背井离乡来到了的里雅斯特，接着是巴黎，最后是苏黎世——在这儿，乔伊斯于 1941 年去世，十年后诺拉离开人世。加上都柏林，四座城市，对于乔伊斯而言，就是他一生的旅程。

除去纪念他与诺拉的初次约会，1904 年某一天发生的亲身经历的事件也是其最为重要的写作契机：乔伊斯在都柏林街上与他人发生冲突，一位中年人亨特把受伤的他扶起来送回了家。后来他听说亨特是一个颇受人歧

视的犹太人，而且妻子对他不忠，亨特的精神状况令乔伊斯感怀至深。乔伊斯对弟弟斯坦尼洛斯·乔伊斯说，他想就此写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叫《尤利西斯》。直到1914年，乔伊斯才开始动手写该题材。在青年时代，乔伊斯就对尤利西斯（即奥德修斯）的评价甚高，他以为尤利西斯是高于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和浮士德的文学人物。他在尤利西斯身上看到了人类共同的特性。在乔伊斯看来，奥德修斯返回伊萨卡岛的历险，使得他成长为远比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更加伟大的英雄。而《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布鲁姆正是奥德修斯的现代化身。

在此之前，他完成了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这是一部写实主义但充满诗意与顿悟色彩的小说集；首部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在这里，《尤利西斯》中的主要人物迪达勒斯已提前登场，一些开创性的现代主义写作技巧已逐渐展示出迷人的面目。

《尤利西斯》是一个集合体，它是作者看到、听到以及偷听到一切事物的精华萃取物。神圣与亵渎，严肃与滑稽，深刻与轻浮，晦涩与明快，意义重大与无关紧要，喧嚣与寂静……这些看似截然相反的性质全部有机地交织生长在一起，只为了写下1904年6月16日都柏林发生的18小时的故事。有阅读经验的读者看了《尤利西斯》之后，想必都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这个故事实在是平淡无

奇，既不能算是悲剧或者喜剧，又没有曲折动人的人生经历。它与英雄史诗中的人物尤利西斯相去甚远，主要写了一群都柏林人，最核心的就是三个人：替报纸拉广告的犹太人布鲁姆，他的妻子、女歌唱家摩莉，还有年轻教师迪达勒斯。此外还写了送牛奶的老太太、报童、女佣、护士、酒吧女侍、马车夫、妓女和老鸨。这些人物都是日常市井常见的凡夫俗子，芸芸众生。

乔伊斯用了15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跨时代的巨著，其中正式写作用了7年光阴。在写作过程中，乔伊斯使尽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聪明才智，是的，他几乎熬瞎了双眼。他深入钻研都柏林的街道，他敏锐地探查人们藏匿甚深的秘密。一个标语口号都能给他以灵感，偷听来的阿谀奉承之语都被他有效地利用起来。从都柏林的朋友那里，他不厌其烦地打听妓院里自动钢琴的细节，他希望知道迪达勒斯在他亡母鬼魂出现时用柁木杖击碎的灯会是何样。大部分的时光里，乔伊斯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他装备齐全，他手边有韵书、地图、街道指南、《都柏林历史》，他死缠烂打地追问朋友们：商店的名称、通向埃克尔斯大街七号的台阶有多少级……他需要绝对精确的信息。尽管《尤利西斯》是一本充满想象力的作品，但它首先是一本严谨到极限的写实主义之作。正如乔伊斯的朋友、诗人庞德所言，准确的陈述是写作的第一要素。乔伊

斯几乎刻板地遵循这一准则。对于都柏林的精确描述，乔伊斯以为，如果发生地震，可以依照《尤利西斯》重建这座城市。

他要他忠实的约瑟芬姨妈摊开一张大纸，在上面记下她突发的任何自认为讨厌、该死的奇思妙想。每写完一章，乔伊斯就像蝉蜕了一层皮，几乎崩溃，接近穆齐尔所言的那种“瘫痪时刻”，诺拉不得不一边照料他，一边对他大发牢骚：“该死的荷马，该死的尤利西斯，该死的布鲁姆。”

从那些“瘫痪时刻”中恢复过来的乔伊斯会很快振作起来，教书、写作、下馆子、喝咖啡，他要到城市中任何有趣的地方去。他会到孔雀咖啡馆，向每个人询问他们最了解最熟悉的事情，他用纸条记下各种俗话俚语和奇闻轶事。在巴黎时，乔伊斯抓住来自都柏林的年轻诗人克拉克，向他打听都柏林学童中流行的最新色情故事。哦，他是一位白日梦专家，一位轶事挖掘者、色情故事的收集人、集梦爱好者……最终，他把他听来的笑话、色情故事、歌谣小曲、鸡零狗碎等等都写进书里，他的书既有广泛的普遍性，又有博大精深、洞察幽微的独特性，关键还生机勃勃，人物个个鲜活盎然。他成为新词语和新形式的创造者，成为创造《尤利西斯》的上帝。

小说分为18个章节，每个章节讲述一天中一个小时

之内发生的事。每一章都有一个标题、一幅场景、一个时间点、一种人体器官、一门科学、一种颜色、一个象征和一种技巧。全书的故事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结束。我们随着作者的镜头，先后置身于炮塔、学校、海滩、家里、浴室、墓地、报社、小酒馆、图书馆、大街、音乐厅、又一个小酒馆、再次来到的海滩、妇产医院、妓院、家里和一张大床上。书中器官有腰子、生殖器、心脏、脑子、耳朵、眼睛、鼻子、子宫、神经、肌肉和骨架。每个章节都具有独特的叙事风格，且每一章都和《荷马史诗》之《奥德赛》的一个章节相对应，平凡的日常生活与伟大的英雄史诗构成反讽式的互文关系。小说将古希腊神话融入现代文学的叙事结构，在事无巨细地描述外部世界的同时，又有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精彩刻画。他将诸多风格、手段熔于一炉，在形式上追求极致，设置繁复暗示性的迷宫，《尤利西斯》已然成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百科全书。互文、顿悟、对位、戏仿、拼贴、意识流（内心独白与自由联想）、狂欢化、碎片写作、新闻写作、象征隐喻、荒诞反讽……凡此种种，所有现代主义文学的手段几乎一次性地在《尤利西斯》里得到耀眼的爆发。乔伊斯自己说：“它是一部关于两个民族（以色列—爱尔兰）的史诗，同时是一个周游人体器官的旅行，也是一个发生在一天（一生）之间的小故事……它也是一种百科全书。”

布鲁姆是小说中的尤利西斯，他是一个典型的食人间烟火的凡人，千千万万普罗大众中的一员。早晨，布鲁姆买了一副羊腰子，回到位于埃克尔斯街七号的家后，他一边熏烤羊腰子，一边享受羊腰子散发出来的膻味。小说对布鲁姆烤羊腰子的生动描写今天已成为吸引成千上万人来都柏林品尝美味佳肴的最佳广告。现在，书中描述的埃克尔斯街七号已不存在，但据说都柏林最繁华的奥康奈尔大街上的无数小餐馆都变成了提供“布鲁姆早餐”的厨房。每年的“布鲁姆日”，成千上万的“乔伊斯迷”都要来尝一尝羊腰子的滋味。一般而言，西方人是不吃动物内脏的。这可能既有信仰方面的原因，也与长期形成的民族饮食习惯和意识有关。“布鲁姆吃羊腰子”这一写法一下子就把平民化“英雄”推到了我们的眼前，于混乱喧嚣时代的爱尔兰——一个活生生的小市民成为足以与“尤利西斯”这样伟大的神话英雄相媲美的文学形象。

斯蒂芬·迪达勒斯在史诗中对应的是帖雷马科，是布鲁姆精神上的儿子，他所寻找的父亲只能是一个象征性的父亲，这个父亲同时可以允许斯蒂芬自己也成为一名父亲。

布鲁姆的妻子摩莉，她是位典型的享乐主义者，她是物质与欲望的化身，由于布鲁姆性功能衰退，她不甘寂寞，常常招蜂引蝶，这一切均使布鲁姆蒙受着难言的羞辱和精神上的折磨。最后一章全文无标点，是摩莉的意识

之洪流，荣格说：“全书最后那没有标点的四十页真是心理学的精华，我想只有魔鬼的祖母才会把一个女人的心理琢磨得那么透。”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书籍审查制度依旧强大，《尤利西斯》在美国经历了三次诉讼，大量的欧美文化名人卷入案件，这反而使它名声大噪，乔伊斯的照片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事实上，法庭最终的判决也使得严肃文学中的正常性描写和简单的色情文学有了明显的分野，为了后世立下了一种对待此类问题的文学准则。

批评界对于《尤利西斯》的态度有明显的敌意，有人说它“杂乱无章”，充斥着“淫秽无聊”的内容，作者是个“疯子”，只能叫“茅厕文学”；有人批评作者是欧洲社会道德的叛徒。一些著名作家也对《尤利西斯》充满了排斥与敌意，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这是一本“没有教养”的书，像一个“自学成才的工人”的作品（真不知道小说为什么需要“教养”？真奇谈怪论也！）；安德烈·纪德似乎一向反应迟钝，他一开始对《追忆似水年华》也颇有微词，他认为《尤利西斯》是一部“假冒的大作”。天啦，作为作家，纪德对于两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创新性艺术作品（《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如此反应，真是大跌眼镜啊！但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坚人物庞德和艾略特却敏锐地洞察了《尤利西斯》出现的巨大意义，

他们不遗余力地发表评论向世人推荐这部旷世奇作。叶芝和海明威很早就清楚《尤利西斯》不可撼动的艺术价值。福克纳自认为是乔伊斯的学徒，他的床头数十年来一直摆放着的就是《尤利西斯》。福克纳后来接受《巴黎评论》记者采访时说：“看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应当像识字不多的浸礼会传教士看《旧约》一样：要心怀一片至诚。”斯蒂芬·茨威格不无夸张地说：《尤利西斯》“是头朝下栽进我们文学中来的一块陨石，是一种富丽堂皇，一种了不起的、只允许这一次的无与伦比，是一个大个人主义者、一个怪癖天才的英勇实验。与荷马无关，完全无关，他的艺术在于线条的纯净，而精神地狱的这块银幕正以其呼啸与追逐迷惑了心灵”。

茨威格见过乔伊斯：“我间或记起了詹姆斯·乔伊斯的面容：它很适合他的作品。一副偏执狂的脸孔，苍白、衰弱，一种细微而不柔和的声音，一双悲哀的眼睛，嘲弄地躲在磨得光光的镜片后面。一个被折磨垮了的人，但又坚如钢铁，僵硬而顽强……”乔伊斯是一个长久生活在黑暗中，我行我素、沉默寡言、被人误解，仿佛一直被埋在时间和火焰下面的人。11年柏利茨式的教学生涯（注：柏利茨教学法专门用于外语授课），这种最可怕的折磨式的精神劳作，25年的流放和贫困已使他的写作变得如此尖锐和锋利。“他的脸上有许多伟大之处，他的作品里有许

多伟大之处，一种献身于精神、献身于文字的了不起的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某种意义上说，乔伊斯本人的一生正如尤利西斯一般充满曲折与诱惑、光明与黑暗、挫败与成功，他是文学世界中的尤利西斯。

也许《尤利西斯》不是每一位读者都能欣赏的作品，但是我以为它是每一位严肃作家必须要读的书。如果作为一名以写作为志业的职业作家，你不读《尤利西斯》，你根本就不知道人类的小说艺术发展到哪一步了，况且这是发生在九十多年前的状况！

毫无疑问，《尤利西斯》的出现改变了世界文学的进程，而不仅仅是重新构建新的文学版图那么简单。美国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是一个文学界的先知，一读完《尤利西斯》，他就毫无保留地评论：“《尤利西斯》把小说提高到同诗歌与戏剧平起平坐的地位了。读了它之后，我觉得所有其他小说的结构都太松散。乔伊斯这部书在写作方法上之新奇，对未来小说家的影响将是难以估计的。我简直无法想象他们如何能不受此书的影响。它创造了当代生活的形象，每一章都显示出文字的力量和光荣，是文学在描绘现代生活上的一次重大胜利。”我把卡夫卡、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置于书架的最核心地段，他们是超越性的作家，是其他所有大师们的大师。我相信这并非附庸风雅之举！

如何瞬间消灭耗子民族？

——关于 K 先生的札记



弗兰兹·卡夫卡